

穆罕默德·伊明 著

瞳孔里的

隐情

TONGKONG LI DE
YINQI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穆罕默德·伊明 著

瞳孔里的

隐情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瞳孔里的隐情 / 穆罕默德·伊明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 11

ISBN 978-7-5205-1686-0

I. ①瞳… II. ①穆…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5191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6 (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7.125 字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مۇھەممەت ئىمىن

قارىچوققىسى پىنھان سىرلار





穆罕默德·伊明

穆罕默德·伊明，男，维吾尔族，1946年生，新疆疏勒县人。1970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民族出版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翻译、副译审、编审和秘书等职。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花瓣露珠》《倒运的恋人》《少女的悲伤》、寓言集《松树与松鼠》、中短篇小说集《失恋的姑娘》《飞逝的孤鸟》《两面人》《可怕的灾难》《没有脊梁骨的幽灵》《沉睡的黄昏》《金色的悬崖》《嫁给魔鬼的美女》《热依汗的遭遇》《爱情的考验》等。译著有《鲍狄埃诗选》《雪峰寓言》《阿诗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流浪儿》《普希金童话诗》《宝库的边缘——世界著名诗人诗选》《夫瑞达的命运》《红墙里的瞬间》《世界优秀童话选》《外国幽默精选》《世界童话名著》《雅典

的少女——世界十大诗人诗选》等。校订过《巴布尔传》《风云初记》等二十多部名著。其中小说《热依汗的遭遇》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时期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小说《后果》、寓言《两个小泥人》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三届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二等奖。译著《青春插曲》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翻译作品奖。译著《思念》等三首诗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翻译唐诗竞赛一等奖。译著《裕祥姑娘》获中国少数民族广播剧一等奖。中短篇小说集《沉睡的黄昏》获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业绩编入《中国当代青年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作家大辞典》《世界名人录》等大型辞书。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

在故事与生活之间

——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伊明的小说世界

陈 予

读完穆罕默德·伊明的中短篇小说集《没有脊梁骨的幽灵》，我想到了文学评论家韩子勇先生在《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一文中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种见解：知识、权力、金钱、职业、名誉、爱情等等这样一些看起来十分重要，值得人用一辈子去追求的东西，其实并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心灵状态和他原来的形象——这些东西至多能起到一种修饰、遮掩的作用。使一个人成为这个样子，而非他本人期望和周围环境所要的那种样子的神秘力量，其实就是他的经历——特别是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文学的风土》第137页）对作家而言，更是如此。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对作家而言，十六岁之前的经历决定他一生的创作。同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对作家的影响相比，更深刻的影响存在于作家自身的生活之中，包括其所在的国度、地

域，其所属的民族、宗教、文化，其家庭状况，主要家庭成员的性格，其独一无二的个人生活经历。这些因素合起来塑造作家的个性和精神风貌，也塑造其作品的风骨及其文学世界的特征。

因此，在解读、分析穆罕默德·伊明的小说之前，有必要对作家经历做简要介绍。穆罕默德·伊明是维吾尔族作家，一九四六年出生于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一九七〇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出版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翻译、副译审、编审和秘书等职。一九六三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花瓣露珠》《倒运的恋人》、寓言集《松树与松鼠》、中短篇小说集《失恋的姑娘》《飞逝的孤鸟》《两面人》《可怕的灾难》《没有脊梁骨的幽灵》《沉睡的黄昏》《金色的悬崖》《嫁给魔鬼的美女》《热依汗的遭遇》等。译著有《鲍狄埃诗选》《雪峰寓言》《阿诗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流浪儿》《普希金童话诗》《宝库的边缘——世界著名诗人诗选》《世界优秀童话选》《外国幽默精选》《世界童话名著》等。校订过维吾尔文版《巴布尔传》《风云初记》等二十多部名著。从以上个人及创作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出，穆罕默德·伊明是一名既从事中外文学翻译，又从事文学创作的复合型双语作家，作为一名维吾尔族作家，他除了熟谙母语——维吾尔语之外，还通晓汉语。翻译和创作涉及面较广，包括诗歌、小说、童话、寓言、传记等多种文学体裁，对外国文学和现当代汉语文学进行翻译、介绍的同

时，也有所研究。他的文学修养和创作技能较为丰厚，在同时代维吾尔族作家中可谓博学多才的佼佼者之一。

穆罕默德·伊明是职业翻译和编辑，后任高级行政秘书。作为一名业余作家，他以极大的文学创作热情和运笔如神、斐然成章的写作能力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出版过多部维吾尔文中、短篇小说集。他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创作的高峰期与新时期汉语文学的复兴、繁荣同步。这个时期维吾尔文学创作也获得长足进步，文坛涌现出一批文思泉涌、才气豪放、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大家，买买提明·吾守尔等一批作家创作出了许多构思精巧、立意深刻、颇受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同他们一样，正处于人生金色年华的穆罕默德·伊明迅速走出“文革”的阴影，挣脱文学服务政治、图解政策的教条主义束缚，自觉完成文学创作转型，以其充沛的创作活力和形式多样、笔墨洗练、妙语连珠的美妙佳作，加入新时期维吾尔文学阵容高亢激越的合唱之中。

《没有脊梁骨的幽灵》是穆罕默德·伊明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汉文中短篇小说集，选译收录的作品大多发表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吾尔文报刊，荟萃了作者中、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这些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较大，有反映社会生活现实场景的，亦有非现实场景的，但无论是乡村题材还是城市题材，包括非现实的灵幻类小说，关注的主题大都是相同的，即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在现实生活中，真、善、美与假、恶、丑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

的。既属于道德范畴，也深具哲学和美学意味。它们是三对“冤家”，也是三对“夫妻”。正是生活中这些对立统一的元素构成了矛盾生活的瑰丽风景，演绎出丰富多彩的人生故事。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张弛、分合，构成了文学故事的基本要素。故事由此而发生，也由此而发展，由此而结束。这些对立因素的增、减、消、涨，决定了故事的舒缓、紧张、跌宕起伏及故事的精彩程度。穆罕默德·伊明是一位关注社会、追求美德、呼唤人性的作家，也是一个精巧故事的倾心构思者。讲故事，用故事使多彩的生活跃然于纸上，来抒发作家如潮的思绪和似火的激情，是维吾尔族小说家们的一种共同爱好，甚至是一种生活习惯。他们笔下的故事或者直接来自生活：亲眼所见，左邻右舍、好友同事的讲述，甚至是道听途说；或者是在真实生活故事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变形延伸、夸张演绎。维吾尔族是一个既擅长抒情达意，又善于讲述故事的民族，穆罕默德·伊明继承了这种源于民族生活方式、来自民族文化的艺术禀赋，成为故事的精心编创者和演绎者。短篇小说《阿依努丽》在有限的篇幅里容纳了一波三折、如同连环画般的动听故事。这是一段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勤劳善良的阿依尼莎汗大婶年轻时嫁给了“冬天待在馕炉边”“夏天躲在树荫下”，吃饱肚子就万事大吉、游手好闲的懒汉马木提，生了十三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阿依尼莎汗起早贪黑，只身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儿子吾买尔不争气，十八岁时就跟一个死过两个丈夫的中年女人私奔，不知到哪里去了，多年

杳无音信。可怜的阿依尼莎汗大婶以泪洗面，咬紧牙关，含辛茹苦地把女儿抚养成人。两个“女儿出落得身似花苞，脸似明月，使村子里的人们惊叹不已，个个赞不绝口，真是乌鸦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大女儿吐尼莎汗高高兴兴地嫁给了在养路段当工人的邻居青年亚库甫。豆蔻年华、天生丽质的小女儿麦丽亚与在乡政府供职的年轻秘书相爱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谁能料想，一年之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小女儿被一个爱上了她丈夫的姑娘投毒害死。不久，在养路段当工人的大女婿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身亡，大女儿吐尼莎汗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降临到孩子们头上的灾难，对阿依尼莎汗大婶也是沉重打击。命运仿佛要考验阿依尼莎汗大婶的意志力。三年后，寡居在家的大女儿吐尼莎汗的肚子突然大了起来，对于生活在乡村的淳朴善良的阿依尼莎汗大婶来说，这一耻辱带来的打击和伤害不亚于前者。在乡亲们面前，她无颜抬头，一度“把自己关在家里”。但是，“在那靠公社食堂的玉米糊糊维系生命的日子，长期不出门就意味着自寻死路。”怀有身孕的女儿日渐消瘦，而她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和精神的唯一支撑却是这个同样为了生存而挣扎的母亲。

“看着女儿的这副可怜相，大婶那颗由于羞耻和愤怒而变得像三九天的湖面一样冰冷的心，终于被母爱的阳光融化了”。于是，阿依尼莎汗大婶再一次承担起养活即将成为母亲的女儿吐尼莎汗的重担。分娩时女儿吐尼莎汗难产，孩子降生了，“年轻的母亲连孩子的面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抱着心头的秘密永远离开了人世”。阿依尼莎汗大婶义无反顾

地又承担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外孙女名叫阿依努丽。从此，“阿依尼莎汗大婶便把全部母爱给了小外孙女阿依努丽。当她干完了生产队里的活，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装满杂草的篮子返回家的时候，浑身已累得又疼又酸，晒得睁不开眼皮了。尽管这样，为了给白天在地头上浑身沾满尘土、哭叫得哑了嗓子的孙女幼小的心灵赋予一点欢乐，不得不强打精神，亲热地吻她、胳肢她，逗她发笑。一旦那泪痕和着尘土，变得五花八道的笑脸露出了笑容，大婶的心里便顿时充满了喜悦”。为了丈夫、阿依努丽和自己三个人的生存，阿依尼莎汗大婶顾不上年老体弱，日夜操劳。生活的打击仍在继续：丈夫马木提感染风寒，卧床不起，无钱治病，最后辞世入土了。世上只剩下阿依努丽和她相依为命。阿依努丽身心日渐成熟，谁是她的父亲？这一谜团一次又一次地困扰着阿依尼莎汗大婶，使她的内心无法平静。当阿依努丽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和一个叫吾甫尔的小伙子偷偷恋爱时，故事具有了悲剧色彩：阿依努丽爱上的吾甫尔竟然是“四清运动”中因账目不清而自杀的库房保管员克尤木的儿子，而正是这个名叫克尤木的库房保管员在遍地饥馑的年代，以几十斤小麦为诱饵，让年轻美貌的吐尼莎汗委身于他，结果怀孕生下了阿依努丽，给吐尼莎汗和阿依尼莎汗大婶一家带来终身屈辱。阿依努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这个给她母亲、给她全家带来巨大伤害，同时也是给予她生命的品质卑污的男人的儿子，即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相爱了。一段陈旧的孽缘又滋生出一段新的孽缘，这个秘密阿依努丽一无所知，而阿依尼莎汗却

心知肚明。阿依尼莎汗竭尽全力阻止这一悲剧进一步发展，尽管百般努力，却未奏效。不明真相的阿依努丽全然不顾外祖母的极力劝告和坚决反对，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留下一封信和年轻的吾甫尔毅然决然不辞而别，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肉体的疲惫，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打击，让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再也无法承受生活的磨难，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身心极度憔悴的老人，在去戈壁滩砍柴途中倒在了荒郊野外，终于告别人寰而去。

小说中的阿依尼莎汗大婶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是一个命运十分悲惨的人物。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中阿依尼莎汗大婶所经历的亲人的背叛和亡故还属于生活层面个人生活不幸的话，小说中阿依努丽的出现以及阿依努丽与吾甫尔之间的爱恋，使小说中人物一般意义上的苦难升华为悲剧。这一悲剧且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孙女阿依努丽的，也是女儿吐尼莎汗的，包括阿依尼莎汗大婶在内，所有的人都成为悲剧性人物。应该说这类故事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罗密欧与朱丽叶》《莎乐美》之类的文学作品把这类故事演绎得更精彩，也更深刻。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完整叙述小说的故事情节，选择这篇小说作为解读穆罕默德·伊明小说世界的钥匙，是因为小说《阿依努丽》作为作家小说中的个案，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叙事上，或是在故事结构上，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基本美学追求和思想倾向，在作者的小说中具有普适性，形成其小说的精神之

“核”。《没有脊梁骨的幽灵》这部作品集中，小说的题材可以不同，背景可以不同，故事也可以不同，但是小说的“核”是相同的。与作为美的化身的阿依努丽一样，《云雀》中关在柳条编织的鸟笼中的云雀，《爱的考验》中单纯、漂亮而又无端被伤害的古丽阿依夏木，《薄荷》中布维再乃甫的迷失和回归，在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情感，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需求和动力。这些人物在渴望作者的笔墨，在呼唤作者的文字。而与之相对的那些人物，则如同衬托光明的黑暗，遮挡阳光的乌云。如同一幅黑白木刻，触动人心的是光和影，是暗影中的那份光亮。对立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基本手法，在文学、音乐、美术、影视中并不鲜见，在穆罕默德·伊明的小说创作中，类似的手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的小说里，另一个用力之处是对假、恶、丑的暴露、示众、解剖和鞭挞。小说《他为什么未能续弦》中那个以“天才诗人”自居、寡廉鲜耻的赛吾达尤夫，《粉红色的梦》中自吹自擂、厚颜无耻、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维吾尔版“于连”^①——托库纳克琼，从这些人物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和体会到人性的弱点与丑恶。正是人性中这些丑恶的东西遮蔽、毁灭了生活之美，扭曲了人们的灵魂。《真与假》这篇小说故事很简单，但却耐人寻味：一个人因为坚守“诚实”做人的原则，而在生活中遭受冷落，处处碰壁，穷困潦倒，而当他

① 于连，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人物。

放弃“诚实”做人的原则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周围的人纷纷对他另眼相待，开始喜欢他接受他，人际关系瞬间变得融洽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也变得一帆风顺，好运不断。这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生活的批判和拷问，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作者也擅长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不加掩饰地融入作品之中，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将内心深处的爱恨情仇和是非曲直折射出来：小说《惰》中懒汉艾斯喀尔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当别人劝他要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变生活时，他的回答是“若劳动真那么好，那为什么这些长年累月辛勤劳动的老家伙们没有一个富起来”？《危险的疾病》中的主人公贾马力丁心理阴暗、嫉妒成性，从这些负面人物身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无疑，穆罕默德·伊明是一个对社会生活十分倾心、充满热情的作家，对生活在社会底层贫困单纯的维吾尔百姓充满了同情。小说《一个少女的悔恨》中孜乃特与雪霍莱特的爱情纠葛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农村维吾尔青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的变革甚至影响到青年的爱情取向。此外，《可怕的灾难》《幸运大人的传说》两篇小说在表现手法上别具一格：情节荒诞，集讽刺、幽默于一体，显示出作者纯熟自如的写作技巧。从中还可以看出西方文学、俄罗斯文学对作者的较大影响。

对大多数内地作家和读者来说，维吾尔文学和作家基本上处于阅读视野和主流话语之外，这既有语言表达方面的障

碍，也有民族生活和文化环境方面的隔阂。作为一名维吾尔族作家、翻译家，穆罕默德·伊明在维吾尔与汉民族的文学交流、沟通、借鉴，在丰富和发展维吾尔小说创作、诠释维吾尔人民的理想信念、展示维吾尔人民的精神风貌、传播维吾尔优秀文化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新疆作协理事、伊犁州作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伊犁河》汉编部主编。）